

投稿邮箱: zzkfwy@163.com

2016年冬至

万宁

相关链接

湖南人如何过冬至

冬至俗称“冬节”“长至节”“亚岁”等。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，时间在每年的阳历12月21日至23日之间，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、夜晚最长的一天。那么，湖南人如何过冬至呢？

冬至肉

湖南人过冬至，会杀鸡宰猪，把肉晒干，称为冬至肉。有俗话说“吃冬至肉，身体赛牛壮”。长沙城多居民习惯在冬至前杀猪，将猪肉用盐腌四五天后挂于风干之处晾干，然后用木屑、谷壳、橘皮、花生壳煮粥，煮好后挂上黄烟，至黄色为止，叫“冬至肉”，可吃至次年夏日不腐。

八宝糯米饭

长沙、株洲等地，冬至的习俗则是吃八宝糯米饭或者糯米糍。选糯米、桂圆肉(龙眼肉)、红枣、莲子、枸杞、核桃仁、松子、山药和冰糖，将材料混合同糯米蒸熟，也可加上用牛奶煮熟的加吉耳煮成的甜汁进食。

汤圆

吃汤圆，除了表示太阳逐渐回来，也代表团圆的意愿。湖南人冬至喜欢吃汤圆，叫做“搓汤圆”。一家人围坐在火盆边吃汤圆，唠唠叨叨说些陈年往事，温馨的感觉会在汤圆的热气中升腾。

馄饨

由于冬至曾为农事节气之首，有其特殊内涵，史料冬至为“亚岁”，湖南俗语“冬至大如年”。冬至前一天叫“小至”，冬至之夜，旧有全家团圆吃馄饨，叫“二更夜”或“冬至夜”；有的晚上吃馄饨，馄饨叫“混沌”谐音，意谓冬至为开天辟地的纪念日，取“混沌初开，乾坤始奠”之意。

冬至酒

冬至又称“冬节”，湖南旧有聚族人于祠堂祭祖的习俗，届时杀猪宰羊，大办“冬至酒”。举行祭祖仪式时，年长者不惜远道跋涉回乡，入祠祭祖。吃冬至酒因男尊女卑陋习，只能男性参加，如女不嫁入族。已婚妇女是日回娘家，夜晚必须赶回婆家。

猫乳

冬至日做豆腐，俗称“猫乳”，为湖南地方特产之一。腐乳在湖南很多方言称“猫乳”，因为在湖南汉语方言中“腐”和“虎”同音，人们忌讳说出猫乳，而猫和虎很像，遂称“猫乳”，反映一种趋吉避凶的心理。

苗族“过冬”

苗族冬至为“过冬”，苗族新年通常在冬至前一天。冬至到了也就意味着苗年岁了。冬至日，各家各户杀猪、打腊、腌腊肉、灌香肠、备足糯米酒(甜酒)、包谷酒等，寨子里的人一起吃团圆饭。此外，苗族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冬至习俗。

侗族过侗族年

冬至，这天所有侗族人都过侗年，相当于过春节，各地区活动大同小异，有赛芦笙、多耶、侗戏、对歌等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。

侗族祭年猪

到冬至那天，寨子里会有人杀猪，请寨子里的“人”吃冬至肉。过完年猪，各家杀年猪，全寨的人男女老少都去“吃年猪”。请寨子吃的人少，是很没脸面的。

侗族冻鱼

侗族自古便有“侗不冻鱼”的说法，“侗不冻鱼”的饮食习俗，食油茶、黑糯米饭和“腊地”(合洗饭)的食风。尤其冻鱼是过侗年少不了的美味佳肴，其味鲜美，甜而略酸，麻辣适度，十分开胃。冻鱼、腊肉既可生吃，也可熟吃。

采冬至茶

冬至节要请冬至茶做油茶，那时采摘的茶最入味。

采冬桑叶

在冬至日，长沙周边农村亦有采桑“叶”火而肥、色黄橙光润的因于冬至叶阴干以为药者。他们认为在冬至日采摘到的桑叶叶性更阴(一般采摘时处在晚秋和初冬之时)，对治疗风热干咳嗽，十分有效。甚至用冬桑叶煎茶服用。

晒冬至酒

民间认为冬至日前，水温变暖，酿酒易成，故其酿性；冬至日后，水性又凉。而酿在冬至日，水味最佳，酒味最醇正，故买回甘之蜜，劲道亦足。过去酿酒工艺不发达，对于冬至日这样的时节，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保持一种崇拜。但，冬至日天气毕竟寒冷，说此时酿酒发酵具有一定制度。(本报综合)



策划:罗小玲

编者按

12月22日将迎来冬至。这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。我国农历素有“冬至数九”的说法，冬至这天就是进九第一天，将迎来一年中最寒冷的气候。你记忆中的冬至是怎样的？你印象中从冬至开始的数九寒天又是怎样的？哪一年冬至，哪一年立冬，令你难以忘怀？

还记得那年的冬至吗

冬至深处

王亚

总觉得这一天该至冬至，冬到了尽头，一味苦寒，可你总得守着一炉火吧？总得有几个人陪你围炉煮茶把酒话吧？即便独自，倚着炉火也有些灼热的盼头，如白居易一样，携一张小凳，问一声：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

总之，冬至是温暖的。十一月，阴至极而阳始，果然冬至至暖呢。

这一日，夜至长而昼至短，便守着寒夜，自古冬至大如年。母亲给孩子们新制了冬衣，花花的袄子里厚厚地塞着雪白棉，精巧的小盘扣儿弯弯绕绕结着纽，把脸伏在新衣上，新布新棉里夹着太阳味，暖乎乎的，如母亲笑容里的灿烂。寒夜里最暖是团圆，过这淡的鸡羊宰祭祈福，一大家子团团围坐，炖萝卜吃饺子，闲话一年喜乐，可别落了酒啊，今冬新酿才好，小锅煮热他烫了，喝下肚，胃也暖了，脸也红了，笑里都是酒韵，便一个劲笑吧！父母眼里藏着慈爱，孩儿嘴边露着俏皮，新妇含情脉脉，百年英气十足。冬至就该这样和合圆满。

若有雪更好呀，莹莹映着夜，中天里都映出雪莹的晶莹。老村祠堂老屋的檐角飞上了半空，一半顶雪白，一半映雪莹色，层次分明，比天空还亮，比树影还薄。檐下一两尺长的冰凌与雪呼应着，如结伴走的姊妹花，晶莹莹，她雪白，她一回首，她便微笑。老屋旁还待有几树梅花，红梅腊梅都可，红与黄都含着雪，乳白的枝干一半白一半黑，竟有了些水墨气。

在这么长这么长的夜里，何不踏雪寻梅？你该笑了，难事做到如今，怕也俗套了。古人自是雅了，但说这样的夜不踏雪不寻梅，不饮酒不烹茶，还能做甚？

“咔嚓——咔嚓——”听听声也好呀，翻翻上去，厚厚的雪地上立时凹出一只鞋印，依旧是原先的白，只由平面成了立体，瞧她是那无瑕仙子，你下脚时竟有些犹疑，生怕震动了。

折梅须手，折翠胆瓶里插了，仍有暗香盈袖。用以插瓶清供的梅花必得讲究，须“疏影横斜”枝形优美，或拂云直上或斜斜凤舞。古人插梅挑剔之极，言“犹自风流千万朵，惜心只有两三枝。”

赏梅时有人伴君最好，可吟诗可联句可弹琴可弈棋，茶炉上水正翻出白雾，茶香衬着梅香，眼眉尽是谈笑风生。若独自，便折梅寻香吧。《荆州记》里写了一首折梅之诗：“陆凯与范曄相善，自江南寄梅花一枝，诣长安，于陆。”陆花附诗一首：“折梅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”冬日寄春情，借古人，将日子过得诗意。

我们并未得见范曄回书，却接过寒窗得梅香梅梅后婉婉徘徊词句“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，砌成此恨无重数。”彼时，少游羁旅郴州。

写下“郴州”二字，心里平白涌出一些疼痛，前面这千字的冬至文都是寒夜里困被做的一个梦，梦境所在就是古郴州。

“郴”为林中音，我可以为你描述她的模样——青山做伴，一水绕城，南塔钟声暮暮沉沉，苏仙岭上道观仙渺，青黛黛瓦卷陌纵横，炊烟依稀，鸡犬相闻，由郴江溯游可上至云梦之泽，从白马古道下到岭南两广，裕后街的古码头也有韩愈、苏轼、秦观落拓身影，也有冬夜凄凉的寒瑟的奏。韩老夫子称她“有清淑之气”，秦少游凄凄问一声“郴江空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？”

春来稻田在着绿水，夏夜厅屋里穿堂风是祖父摇的蒲扇，秋天呀山上她真想什么得什么，冬至更有韵味。祖父告诉我：“冬至萝卜赛人参。”冬至为的红薯酒都雄些。冬至了，他还会写些红彤彤的对联，什么“蟹酒待宾客，蟹蟹过冬至”之类，招了子侄乡邻饮酒高谈。

我们吃饱喝足了便穿了新衣新鞋满屋子跑，累了倒头就睡，在彩描金漆的大床上做一个黑甜的梦。城里剧团还在嗷嗷呀呀唱《游园惊梦》呢！

梦尚未完结，那半壁窗间生已半，我竟远离了郴州。这夜微凉，得到一句：冬至可长歌，可醉饮，惟不可离去。而我困倦地做着梦，在遥远的冬天。

便翻书吧，《浮生六记》《小窗幽记》《琅嬛文集》，竟也是梦一般，梦里纷纷扬扬落雪。

冬至深处，总有一个人和你在一起，总言赏梅负陪读书烹茶清谈围炉饮酒，浮生过半，足够了。他出门了，你便折一枝梅，附上一张小笺问一句：“今冬未登初酒绿，何时对酌灯花红？”

嘿，话说过后一句是至前子的，我借了来，也必得交代一声，不惊人矣。

车溪的冬天总是敷衍了事，北风无精打采吹过鸡冠山，漫不经心撒几粒雪籽，就算过了冬。没有下雪的冬天都是假冬天。

有一年假冬天，雪好撒过，照例没有雪籽，毫无诗意。但是，一夜寒风，村庄就冰冻了。

鸡冠山上的甘棠岩，悬崖上垂着又长又粗的冰凌，像珠帘，像叶尖上凝着晶莹的冰球，像耳垂，屋檐上的冰凌细长整齐，像华盖流苏，池塘上结了一块玻璃，有稻草嵌在玻璃中，像华盖的某幅画，扔一块石头，池塘开裂，像石籽击爆了挡风玻璃。只有车溪还活着，流水哗哗，蒸汽腾腾，顺溪流飘着一股白汽，像蛟龙。

冰冻给出行带来大麻烦，乡间小路成了滑冰道。三乃家的小狗崽滑皮，一出门就滑到坡下去了。三乃去抱狗崽，自己也摔一跤，摔得门牙一颤。他正在换牙，少一颗也不碍事，何况门牙早已松动，倒也不痛。他妈把三乃摔破的门牙扔在瓦房上，希望他牙齿长整齐些。

建团抱来一捆稻草，架上煤油，铺在自家门前的小路上，点火。稻草烧着了，煤油烧着了，路面一点融化的意思，只好取了稻草来，把冰壳慢慢敲碎。不敲碎不行，牛还在牛栏里焦躁，用牛角顶栏杆，呼着长长的热气。它要出去喝水了。

这时村口晃悠悠来了一付挑子，那是打爆米花的师傅，他来得正是时候。冰冻天气，干不了农活，正好打爆米花。冰冻天，干不了农活，冬天一来，年就近了。

挑子上了车溪的水桥，大伙屏声静气，都为师傅担心。那木桥由三根杉木拼成，用马钉吃牢。冰一冻，杉木涂了一层冰，溜滑，师傅抱了挑子，慢慢在桥上缓缓移动，安然过了桥。在桥头立定，将挑子换肩，准备上晒谷坪。一跨步，摔个四仰八叉。大伙轰笑起来。

三乃家下坡就是晒谷坪。三乃他爹一步一探去帮忙。师傅已经自己爬起来，捡给他那些行头放在晒谷坪里。行头都在，就是不脱全倒进车溪里了。人毫发无损，只是屁股痛。

师傅支起转炉，三乃他娘建团婆娘和一群妇人娃娃，也聚到晒谷坪里了。各家都量了米来，却没有木炭。三乃他娘便用煤炭煮了半锅煮木炭来，给师傅用。师傅煮了，燃起炭火，第一炉为三乃家打。

师傅将转炉侧偏，突然停了风箱，提起转炉，大伙知道要开打了。娃娃们围了耳朵四散奔逃，立时在晒谷坪里滚到三两个。炮声一响，山村震荡，惊飞土墙洞中的麻雀三两只。

三乃吵他娘，要吃爆米花。他娘不肯，说，才掉牙，吃不得。三乃抬头，张口，说，还有，建团婆娘说，有也吃不得，没有门牙挡不住。大伙笑，三乃信得要打人。

打一炉爆米花两角钱。三乃他娘讨钱给师傅，师傅哪里肯要。三乃他娘讨不去，从家里搬了一袋红苕给师傅。

打爆米花的炮声，响了一上午，晒谷坪里的笑声也响了一上午。转炉喷出的巨大热浪，好像消融了车溪的冰冻。

冰冻车溪 黄旭阳

师傅支起转炉，突然停了风箱，提起转炉，大伙知道要开打了。娃娃们围了耳朵四散奔逃，立时在晒谷坪里滚到三两个。炮声一响，山村震荡，惊飞土墙洞中的麻雀三两只。

三乃吵他娘，要吃爆米花。他娘不肯，说，才掉牙，吃不得。三乃抬头，张口，说，还有，建团婆娘说，有也吃不得，没有门牙挡不住。大伙笑，三乃信得要打人。

打一炉爆米花两角钱。三乃他娘讨钱给师傅，师傅哪里肯要。三乃他娘讨不去，从家里搬了一袋红苕给师傅。

打爆米花的炮声，响了一上午，晒谷坪里的笑声也响了一上午。转炉喷出的巨大热浪，好像消融了车溪的冰冻。

冰冻车溪 黄旭阳

师傅支起转炉，突然停了风箱，提起转炉，大伙知道要开打了。娃娃们围了耳朵四散奔逃，立时在晒谷坪里滚到三两个。炮声一响，山村震荡，惊飞土墙洞中的麻雀三两只。

三乃吵他娘，要吃爆米花。他娘不肯，说，才掉牙，吃不得。三乃抬头，张口，说，还有，建团婆娘说，有也吃不得，没有门牙挡不住。大伙笑，三乃信得要打人。

打一炉爆米花两角钱。三乃他娘讨钱给师傅，师傅哪里肯要。三乃他娘讨不去，从家里搬了一袋红苕给师傅。

打爆米花的炮声，响了一上午，晒谷坪里的笑声也响了一上午。转炉喷出的巨大热浪，好像消融了车溪的冰冻。

冰冻车溪 黄旭阳

师傅支起转炉，突然停了风箱，提起转炉，大伙知道要开打了。娃娃们围了耳朵四散奔逃，立时在晒谷坪里滚到三两个。炮声一响，山村震荡，惊飞土墙洞中的麻雀三两只。

三乃吵他娘，要吃爆米花。他娘不肯，说，才掉牙，吃不得。三乃抬头，张口，说，还有，建团婆娘说，有也吃不得，没有门牙挡不住。大伙笑，三乃信得要打人。

打一炉爆米花两角钱。三乃他娘讨钱给师傅，师傅哪里肯要。三乃他娘讨不去，从家里搬了一袋红苕给师傅。

打爆米花的炮声，响了一上午，晒谷坪里的笑声也响了一上午。转炉喷出的巨大热浪，好像消融了车溪的冰冻。